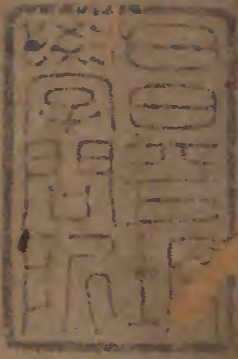


倘湖推書



漢書門		九	七	八	七	類
二	七	一	三	函	號	
四	冊	架				

內閣文庫		漢	書	類
三	八	九	七	八
函	冊	架	號	

內閣文庫		漢	9787
冊數	24	(6)
函號	308	102	

二下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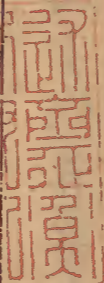


© Kodak 2007 TM: Kodak





房中草文庫



戴埴鼠璞云俗以素女術出于彭篋考列仙傳篋云
 上士別床中士異被服藥百裹不如獨臥後人集其
 採納之術號彭祖經是篋之採納以存真葆衛為先
 務與世之論大相反所謂喪四十九妻五十四子特
 欲形容入百歲之壽且久耳漢藝文志有房中入家
 百八十六卷且謂房中者性情之極至道之際是以
 聖王制外樂以禁內情為之節文傳曰先王之作樂
 所以節百事也樂而有節則和平壽考迷者弗顧以

生疾而陷命卽此類也

此出顧太初說略中

陶九成輟畊錄

云今人有運氣逆流採戰之說曰房中術而盲道人遂以女鼎誘世之好淫者彼家西隣至爲清淨服食者所唾棄要之房中自有道非如上所云云也按史周有房中樂漢書禮樂志高祖時有房中詞樂唐山夫人所作武帝時有房中歌禮記曾子問喪主人卿大夫士房中皆哭注房中婦人也愚按班固引傳云先王之作樂所以節百事也此語似爲房中歌詞而設然所載房中書曰曰容成子陰道務成子陰道堯

舜陰道湯盤庚陰道天老雜子陰道天一陰道黃帝三王養陽方三家內房有子方諸書名目如此其書雖不可得見要之不離乎女鼎之說矣朱丹溪云男主施女主受借陰補陽之說吾未信其然也蘓東坡云男子之生也覆女子之生也仰其死于水也亦然男外陽而內陰女外陰而內陽故易曰坤至柔而動也剛書曰沉潜剛克古之達者蓋如此也秦醫和曰天有六氣淫爲六疾陽淫熱疾陰淫寒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夫女陽物也而晦時

淫則生內熱蠱惑之疾女爲蠱惑世知之矣且爲陽物而內熱雖良醫未之言也五勞七傷皆熱中而蒸晦淫者不爲蠱則中風皆熱之所生醫和之語吾當表而出之據醫和之言女爲陽物則彼家之說所謂取將坎位心中實填取離宮腹裏陰其理大有可據矣予又考傷寒之書有陰陽易之症男人傷寒未全愈而接女人則女人傷寒未全愈而男人與之接則男人病其病皆如狂名曰陰陽易惟視襦湯一味治之夫男女之病既可交易則安在陰之不可

以補陽而女之不可以滋男哉女內陽而交之則成熱者蓋淫之爲言過也陽過則熱矣班固以爲樂而有節則和平壽考一語已盡發彼家之秘矣 漢武

故事云武帝起栢梁臺以處神君神君長陵女子也先嫁爲人妻生一男數歲死女子悲哀悼痛之亦死死而有靈其姒宛若姒之名祀之遂關通也言語說人家

小事頗有驗上遂祀神君請術初霍去病徵時數自禱于神君神君乃見其形自修飾欲與去病交接去病不肯乃責之曰吾以神君清潔故齋戒祈福今規

欲爲淫此非神明也因絕不復往神君亦慙及去病疾篤上令爲禱于神君神君曰霍將軍精氣少壽命不長吾嘗欲以太乙精補之可以延年霍將軍不曉此意遂見斷絕今病必死非可救也去病竟薨上遣神君請術行之有效大抵不異容成也神君以道授宛若年百餘歲有少容衛太子未敗前一年神君亡去東方朔娶宛若爲小妻生三子與朔同日死時人疑化去未死也上聞巨靈偷桃之言召朔問其道朔曰陛下自當知上以其神人不敢逼也乃出後宮希

幸御者二十人以賜之朔與行道女子並年百歲而死惟一女子長陵徐氏號儀君善傳朔術至今上元延中已百三十七歲矣視之如童女諸侯貴人爭迎致之問其道術善行交接之道無他法也受道者皆與之通後徙此女子于燉煌遂入胡不知所終 東方朔外傳爲漢郭憲所作幻異太甚非布帛菽粟之書史記楮先生以東方朔入滑稽傳及班固所作東方朔傳則近入情理可稱信史矣而楮先生傳內云朔用所賜錢帛取少婦于長安中好女率取婦一歲

所者卽棄去更取婦所賜錢帛盡之于女子人主左右諸郎半呼之狂人則朔所爲疑卽後世所傳容成御女之說也若前漢書所載朔與郭舍人射覆隔垣如見毋怪乎盡以神仙歸之耳 漢書張蒼父長不滿五尺及生蒼長八尺餘爲侯丞相子復長八尺及孫類長六尺餘坐法失侯蒼之免相後年老口中無齒食乳女子爲乳母妻妾以百數常孕者不復幸蒼年百有餘歲而卒此亦似得于房中之術者

鴿傳書

古杭雜記云高宗紹興間宮中養鴿每日羣飛于外太學士人作詩以諷其詩流于大內高宗惻然自是宮中不復畜鴿其詩云萬鴿飛翔繞帝都朝昏收放費工夫何如養取雲邊雁沙漠能傳二帝書此詩固得古人風刺之義矣 開元遺事云張九齡少年時家養羣鴿每與親知書信往來只以書繫鴿足上依所教之處飛往投之九齡目之爲飛奴又波斯船上多養鴿能飛行數千里輒放一隻至家以爲平安

信 輟咍錄云曲阜人顏清甫嘗臥病其幼子偶彈
得一鵝鴿歸以供膳于稍翎間得書一緘題云家書
付男郭禹開拆禹乃曲阜縣尹郭仲賢其父自真定
寄至者時仲賢改授遠平縣尹鴿未及知盤桓尋覓
遂遇害清甫責其子取木匣函鴿病少愈抵仲賢官
所獻之仲賢戚然曰畜此鴿已十七年凡家書雖隔
千里亦能傳致誠異禽也命瘞之以清甫長厚後仲
賢知霍州召清甫長子習儒業者補州吏後官至漢
中廉訪使 三餘醉筆云一友言家有老僕正統間

嘗以事往淮陽一日大風雨有鴿墮逆旅主人屋上
困甚主人將取烹之見其足繫書一封裹以油紙觀
其封蓋此鴿自京師來才二日耳主人憐之不敢啓
封乾其羽毛縱使飛去由此觀之則鴿之能傳書也
信矣 娜嬛記云昔宗羨思桑娣不見候月徘徊于
川上見一大魚浮于水面戲囑曰汝能爲我通一問
于桑氏乎魚遂仰首奮鱗開口作人語曰諾宗羨出
袖中詩一首納其口中魚若吞狀卽躍去是夜桑娣
聞叩闥聲從門隙視之見一小龍據其戶驚而入不

寢達旦開戶見地上彩霞箋一幅詩曰飄飄雲中鶴
遙遙慕其儔蕭蕭獨處客掇掇思好逑愁心何當已
愁病何當瘳誰謂數武地化作萬里修誰謂長河水
化作濺濺流誰謂比翼鳥化作各飛鷗悲傷出門望
川廣無方舟無由謂余欵馳想當雲浮則魚能致書
寔有是事 宋文憲公濂題郝伯常帛書後云霜落
風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窮
海纍臣有帛書中統十五年九月一日放雁獲者勿
殺國信大使郝經書于真州忠勇軍新營右郝文憲

公帛書五十九字博二寸高五寸有陵川郝氏印方
一寸文透于面可辨識蓋中統元年三月辛卯元世
祖登極欲告卽位定和議于宋妙選廷臣惟公最宜
四月丁未授公翰林侍講學士佩金虎符充國信使
以行宋相賈似道拘留儀真不遣至元十一年六月
庚申下詔伐宋問執行人之罪時公在儀真已十五
載以音問久不通乃于九月甲戌用蠟丸帛書親繫
雁足祝之北飛十二月丙辰伯顏南征之師竟渡大
江十二年二月庚午似道懼命總管段佑送公歸國

三月虞人始獲雁于汴梁金明池四月公至燕都而
七月辛未遂卒年僅五十三其書中統十五年卽至
元十一年南北隔絕但知建元爲中統也十二年五
月甲申宋亡帛書爲安豐教授王時中所得延祐五
年春集賢學士郭貫奏于朝勅中使取之仁宗詔裝
演成卷翰林集賢學士各題識之藏諸東觀昔蘓武
使匈奴匈奴詭稱武死漢昭帝使使者論云天子射
上林得雁足有帛書言武牧羝澤中武因獲還此一
時假托之辭非有事寔也今當一介行使不通之際

雁乃能遠離繒弋而將公書至汴其殆天欲顯公之
忠節耶或謂世祖見書有四十騎留江南曾無一人
如雁之嘆遂興師伐宋皆好事者傳會之談而不知
有信史者也濂修宋史旣錄詩入公傳今復書歲月
先後于卷末以見雁誠能傳書云夫魚雁傳書修詞
之雅語耳寔之以宗羨郝經二事始知文人固無虛
設之詞哉 朝野僉載唐太宗養一白鶻號白將軍
取鳥常驅至殿前然後擊殺故名落鷹殿上恒令送
書從京至東都與魏王仍取報日往返數次此又

傳書者不獨鴿也古詩云袖中有短書欲寄雙飛燕
開元天寶遺事云長安豪奴郭行先有女子紹蘭
適巨商任宗爲賈于湘中數年不歸復音書不達紹
蘭目睹堂中有雙燕戲于梁間蘭長呼而語于燕曰
我聞燕自海東來往復必逕由于湘中我婿離家不
歸已數歲茂有音耗生死存亡弗可知也欲憑爾附
書投于我婿言訖淚下燕子飛鳴上下似有所諾蘭
復問曰爾若相允可泊我懷中燕遂飛于膝上蘭吟
一詩云我婿去重湖臨窓泣血書殷勤憑燕翼寄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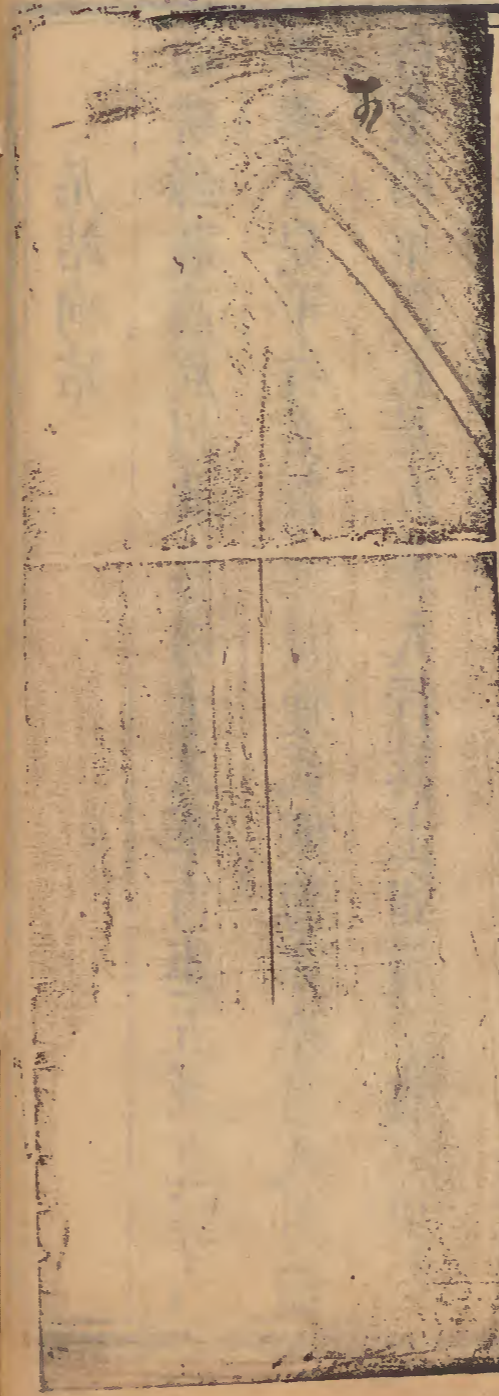
薄情夫小書其字繫于足上燕飛鳴而去任宗時在
荊州忽見一燕飛鳴于頭上宗近視之燕遂泊于肩
上見有一小封書繫足上解而視之乃妻所寄之書
宗感而泣下燕復飛鳴而去次年宗急歸出詩示蘭
後張說傳其事 謝氏詩源昔有丈夫與女子相愛
自季夏二十六日以書札相通來年是日篋中殆滿
皆憑一鳥往來此鳥殊解人意至是日忽對女子喚
曰情急了女子因書繫其足曰秋期若再不果有如
白日惟其所爲因名此鳥爲情急了後人改呼秦吉

了沈如筠詩曰好因秦吉了一爲寄深情 羣芳譜
云晁采畜一白鶴名素素一日雨中忽憶其夫試謂
鶴曰昔王母青鸞紹蘭燕子皆能寄書達遠汝獨不
能乎鶴延頸向采若受命狀采卽援筆直書三絕繫
于其足竟致其夫尋卽歸 三國典畧云庾信自建
康遁歸江陵湘東因賜妾徐氏妾與任揆通欲求之
無致言者信庭前有一蒼鷺乃繫書于鷺頸徐視之
乃揆啓遂題紙尾曰畜生乞汝

尼站狗站

輟畊錄載高麗以北名別十八華言連五城也罪人
之流奴兒干者必經此其地極寒海亦冰自八月卽
合至明年四五方解人行其上如履平地征東行
省每歲委官至奴兒干給散囚糧須用站車每車以
四狗挽之狗悉諳人性站有分例若尅減之必嚙其
主至死乃已名之曰狗站癸辛後識載臨平明隱寺
大尼刹也往來僧官每至必呼尼之少艾者供寢寺
中苦之于是專作一寮貯尼之常有違濫者以供不

時之需名之曰尼站此二站其名甚卑細書之者紀
 異也顧狗站者狗而諳人之性尼站者人而為狗之
 行矣



地名天定

吉州之萬安古遂興之地也南唐始立鎮關地向南
 得石符一帙有漢八分書云地界兩川神秀所蟠更
 為都邑萬民以安遂建萬安鎮宋神宗時置萬安縣
 焉 贛州府會昌縣宋太平興國七年始析六鄉置
 縣時鑿井得甕甌十二其上篆文有唐會昌年號故
 因以名 開天傳信錄云天寶初李齊物為陝州刺
 史開砥柱之險堅石中得古鐵犁鏵有平陸字因改
 河北縣為平陸縣 唐開元中漳泉二州疆界不明

累訟莫決于是州官焚香告于天地山川以祈神應
 俄而雷雨大至霹靂一聲崖壁中裂所競之地拓為
 一徑高千尺深僅五里因為官道有古篆六行二十
 四字皆廣數尺人莫能識貞元初流人李協辨之曰
 漳泉二州分地太平永安龍溪山高氣清千年不惑

萬古作程所云永安龍溪者兩郡界首鄉名也

今漳
州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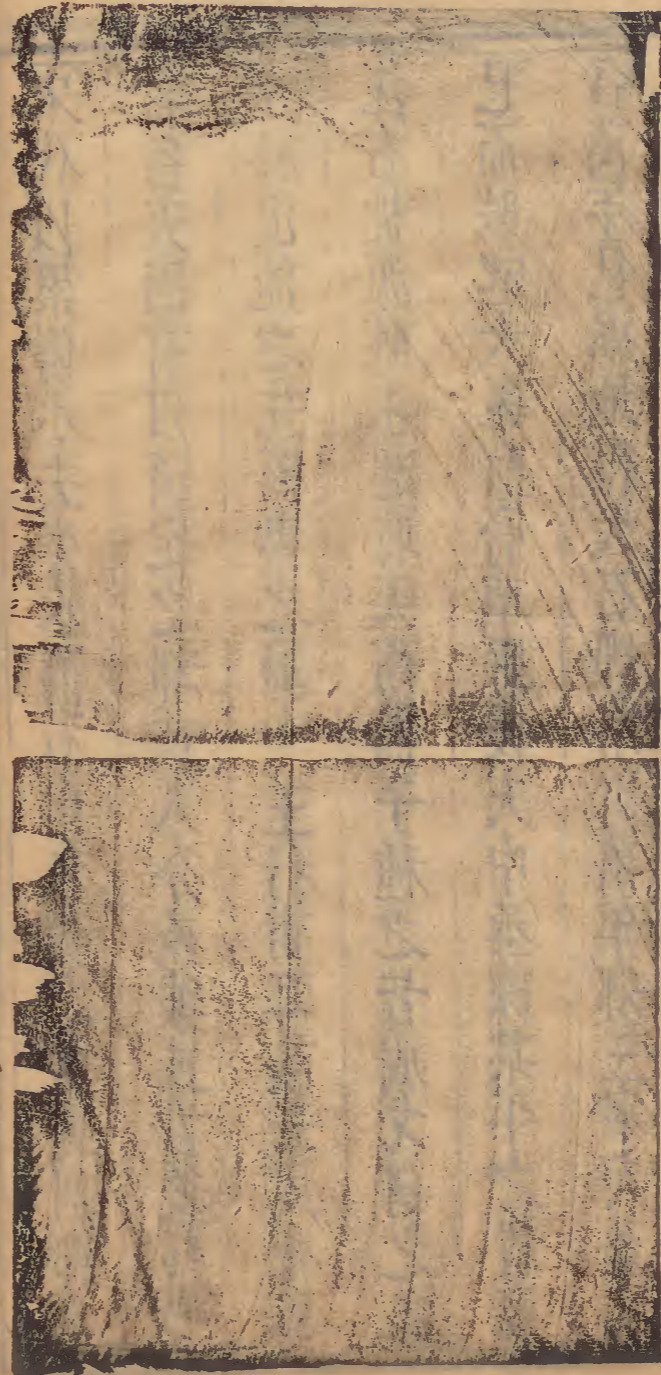
龍溪
縣

松江府門首石獅子一對傳自古昔其東邊

獅子右腿黑質白文乃是筋脉所成松江府三字其
 松江二字犁然天文但府字稍成形象耳松本作淞

宋代以累傷水去旁水而石字已先之觀此則郡邑
 之名天固有以預定之耶或八分或篆或古篆是誰
 立於混沌之先而書之耶 王行甫耳談云成化間
 江右桃源賊未起時天雨黑子種之皆成戈劍之象
 已而賊起大亂血膏草野後大中丞陳某平之置縣
 名萬年已掘地得大石牌刻有萬年鄉三字大盈丈
 事豈偶然 沈存中筆談云廬山太平觀乃九天採
 訪使者唐開元中創建元豐二年道士發地得一瓶
 封鏽甚固破之有一銅錢文有應元保運四字不以

為異元封四年忽有詔進號九天採訪使者為應元
保運真君與錢文符同本觀乃以其錢表獻之



馬殉主人

酉陽雜俎載秦叔寶所乘馬號忽雷駮常飲以酒每
于月明中試能豎越三領黑檀及胡公卒嘶鳴不食
而死 稽神錄載淮南統軍陳璋加平章事拜命于
朝李昇時執政謂璋曰吾將詣公賀且求一女壻于
公家公其先歸吾將至璋馳一赤驥而去中路馬蹶
而墜項之昇至璋扶疾而出昇坐少選即去璋召馬
數之曰吾以今日拜官又議親事爾乃以是而墮我
畜生不忍殺汝使牽去勿與草秣餓死之自此圉人

竊秣之馬視之而已達旦不食芻如是累日圉人以告璋復召數之曰爾既知罪吾赦爾馬跳躍而去是夕乃飲食如故璋後出鎮宣城罷歸而薨旬月之中馬亦悲鳴而死 齊東野語云畢再遇兖州將家也開禧中用兵累有功金人認其旗幟卽避之後居于誓有戰馬號黑大蟲駿駟異常獨主翁能御之再遇死其家以鐵絙羈之圉中適遇嶽祠迎神聞金鼓聲意謂赴敵馬嘶奮迅斷絙而出其家慮傷人命健卒十人挽之而歸因好言戒之云將軍已死汝莫生事

累我家馬聳耳以聽汪然出涕啞啞長鳴數聲而斃 程史九江戍校王成者于淮上得病踰養之後亦惟成得乘也嘉定間成爲峒寇李元礪所殺馬悲鳴屍側賊將異而取之爲元礪弟所得馳騁良愜其意後乘之以犯永新柵我軍出迎踰識旗幟急馳賊覺有異大呼勒挽不止擊以鐵槊脰爲盡傷踰不復顧冒陣以入遂執之以徇于軍軍士鼓噪爭奮遂敗之 居二日踰歸病傷不秣而死 李言續耳談云吉水王維禎判夔州會石和尚流劫入夔是時同知王姓

者受牒捕賊性懦而滑托疾不敢出公忿數之曰汝
所主何事忍委赤子于鋒刃耶時指揮曹能柴成與
王黨結避禍故詭辭激公曰公誠爲國出力乎其等
願以身相翼公卽日勒民兵與賊趣戰兩指揮走公
陷圍中賊欲降之公大罵賊斷其喉及右臂以死馬
自死所奔至府凡三百里府門闔乃長嘶蹄其肩若
告急狀血淋漓毛鬣盡赤後二十五日子廣始得公
屍殮之然貧甚不能歸也因鬻馬於王同知王得馬
而無意償值櫬旣行一夜馬哀鳴不止王命秣者加

莖豆亦不止王自起視櫬馬驟嚙其頸不釋口復奮
首擣其胸仆之地翼日同知嘔血數升死賊平有司
論功罪柴曹被誅羅洪先作戰馬記夫前三馬僅能
殉主人已耳後二馬能爲主報仇而後身死幾出豫
讓之右矣馬比君子豈虛語哉 朝野記畧云天順
中吳之嘉定姚生素心險異嘗構怨于母弟陸某陸
克糧長乘馬自本都夜歸姚候至中途無人操刃伏
于橋下馬亦覺之至橋躑躅不進陸加鞭楚馬始進
而已殺橋下矣是夜月暗更幽寂無知者馬逸歸對

陸妻驚嘶不已若有訴狀妻知夫必死非命持燈尾馬後至一曠野夫果死焉妻又謂馬曰吾夫屍雖得然正犯不得何以雪免馬卽前行首撞姚門見姚嚙之蹠之其妻執以聞官乃棄姚市 懸榻篇云流賊入河南縣令丁運泰大罵被磔所乘馬駿甚賊將騎以入縣至堂下大嘶人立狂逸不可制竟跳觸以死

觸邪不止獬豸

古稱獬豸見人鬪則觸不直聞人論則咋不正臯陶治獄令之觸其罪之有疑者有罪則觸無罪則不觸故今御史執法之官必繡獬豸按朝野僉載云安南有象能知人曲直有鬪訟者行立而齧之有理者卽過負心者以鼻捲之擲空中數丈以牙接之應時碎矣莫敢競者唐書云驃國王宮有巨白象高百尺訟者焚香跪象前自思是非而退有災疫王亦對象跪自咎是象亦可爲獬豸也搜神記扶南王范尋養虎

于山有犯罪者投與虎不噬乃宥之故山名大蟲亦名大靈又養鱷魚五十頭若犯罪者投與鱷魚不噬乃赦之無罪者皆不噬瀛涯勝覽云占城國有一通海大潭名鱷魚潭如人有爭訟難明之事官不能決者則令爭訟二人騎水牛赴過其潭理虧者鱷魚出而食之理直者雖過數十次亦不食也若虎若鱷魚皆可為獬豸也酉陽雜俎云狼脍中有筋大如鴨卵有犯盜者薰之當令手攣縮是狼亦可為獬豸然以上所言皆有情之物耳 又扶南王煮水令沸以金

指環投湯中然後命以手揆湯其直者手不爛有罪者入湯卽焦瀛涯勝覽云古里國人事冤枉不服者則于王前或大頭目前置一鐵鍋盛油四五斤煎滾先以樹葉投試爆彈有聲遂令其人以右手二指燂于油內片時待焦方起用布包裹封記監留在官二三日後聚衆開封視之若手爛瘡其事不枉卽加以刑若手如舊不損則釋之仍以鼓樂禮送此人回家論衡言李子萇為政欲知囚情以梧桐為人像囚之形鑿地為臼以蘆葦為郭籍臥木囚于中囚當罪木

刑書初編 卷之三 三
囚不動囚或寃木囚乃奮起博物志黃帝時羣瑞畢
臻有屈軼之草生于庭佞人入朝則草指之是以佞
人不敢進西域風土記云印度之國人有咎犯欲究
情寔須案者凡有四條水火稱毒水則罪人與石盛
以連囊沉之深流校其真僞人沉石浮則有犯人浮
石沉則無隱火乃燒鐵罪人踞上復使足蹈既遣掌
按又令舌舐虛無所損寔有所傷懦弱之人不堪炎
熾捧未開花散之向焰虛則花發實則花焦稱則人
石平衡輕重取驗虛則人低石舉寔則石重人輕毒

則以一殺羊剖其右髀隨被訟人食之分雜諸毒藥
置剖髀中寔則毒發而死虛則毒歇而甦舉四條之
例防百非之路則是若湯若木若草若水若火若稱
若毒諸無情之物無不同于獬豸者矣 杜光庭云
開州龍興觀鐘重七八千斤相傳云州中有數斂之
徒遺失之物諍訟不決之事沉滯抑屈之情焚香叩
鐘立有明效至有囚徒刑獄推鞠不得其實者卽入
欵請擊鐘便可分雪明白余頃駐泊觀中忽見官吏
押領囚徒來于鐘前焚香告誓援槌將擊之際有人

抑止之更令取款如是數四更不擊鐘論訟已得其理矣因問其故云累有公案不決者請擊此鐘擊鐘之後旬日之內誣罔冤抑于人者必暴病而死情有相黨事有連累者一年之中無子遺矣有理被抑之人宛然無苦由是刑獄大小無敢有欺以鐘爲準的也雲安白鶴觀亦類于此遠近傳焉 黃衷海語云海驢多出東海狀如驢舶估得其皮者毛長二寸許晴則毳毳下垂陰則髦練整整以製臥裯善人御之竟夕安寢不善人枕籍竟乃散驚

尚白

禮記曰殷人尚白太史公作殷本記以孔子之語結之曰殷輅車爲善而色尚白金史世記太祖收國元年正月卽位乃曰遼以賓鐵爲號取其堅也賓鐵雖堅終亦變壞惟金不變不壞故完顏部色尚白輟畊錄云元太宗時諸國來朝以冒禁應死耶律楚材進奏曰願無汗白道子從之蓋國俗尚白以白爲吉故也蒙古乃銀名元人初號蒙古則其尚白宜矣金鼎子太古冠布白布冠也齋則緇之鬼神尚幽故也至

于帝王即位乃用白帽湘東王彧既誅子業休仁引
 升御座召見諸大臣猶着烏帽休仁呼主衣以白帽
 代之王敬則弑宋主昱召諸大臣入議蕭道成謂劉
 秉秉辭復讓袁粲粲不敢當王敬則拔刀跳躍曰天
 下事皆應關白蕭公敢有開一言者血染敬則刀仍
 手取白紗帽加道成首日事須及熱侯景僭主時著
 白紗帽而尚披青袍沈攸之亦謂大事若克白紗帽
 共着耳孔氏雜說昔人不以白為嫌郭林宗遇雨巾
 一角墊注云今巾以葛為之形似帽

呂洽切

藝林伐

山唐士子入試皆着白衣故有白袍子何太紛紛之
 語宋時亦然宋白尚書詩云風騷墮地欲成塵春鎖
 南宮入試頻三百俊才衣似雪可憐無個解詩人冉
 居常詩粉袍切勿笑冬烘且踏燒殘鼠尾蹤 七修
 類稿生員之服自宋至我國初皆白衣也洪武二十
 四年方命易此藍色故宋時一學有頭烏身上白之
 謠 西域風土記云西域之國吉乃素服凶則皂衣
 瀛涯勝覽云占城國人皆衣紫惟王白服是外國亦
 有尚白者已 剪勝野聞 太祖王師與偽漢戰于

湖中時乘白舟漢王以赤龍船壓之及戰王師大捷因制令以赤船載俘囚白船給官胥之屬此亦一時之尚白也王琰宋春秋云明帝性多忌諱禁制迴避者數十百品亦惡白字凡屏風書古來名文有白字輒加改易元黃朱紫江謚言及白門上變色曰白汝家門謚稽顙謝久之方釋謝在杭云余所見縉紳有諱忌值大雪卽不出惡其白也後梁蕭譽惡人髮白韻語陽秋曰宋書樂志有白紵舞樂府解題譽白紵曰質如輕雲花如銀制以爲袍餘作巾袍以光

軀巾拂塵王建云新縫白紵舞衣成來遲邀得吳王迎元禎云西施自舞王自管白紵翩翩鶴翎散則白紵舞衣也王建云新換霓裳月色新豈霓裳羽衣舞亦用白耶演繁露曰隋志天子晏私着白高帽士庶以烏太子在上省則帽以烏紗在永福省則白紗隋時以白帽通爲慶弔之服國子生亦服白紗巾南齊垣崇祖守壽春着白紗帽肩輿上城今人必以爲怪古未嘗以白爲忌也樂府白紵歌按舊史白紵吳地所出則誠今之白紵列子所謂阿錫今世人麗

服必不肯以白紵為衣古今不同如此唐六典天子服有白紗帽其下服如裙襦襪皆以白視朝聽訟燕見賓客皆以進御則猶存古意 文獻通考魏武帝以天下凶荒資材匱乏擬古皮弁裁縑帛以為白帽苦合切以易舊服傳元曰白乃軍容非國容也干寶以為縞素凶喪之象名之為帽又毀辱之言 初魏造白帽橫縫其前後名之曰顏帽傳行之永嘉間稍去其縫名無顏帽無顏者愧之言也永嘉之後二帝不返天下醜焉按此皆服之妖青祥之先兆也非徒尚

白之謂矣 癸辛雜識云管寧白帽之說尚矣杜詩云白帽應須似管寧然幼安本傳云嘗着皂帽又云着絮帽布衣初無白帽之事獨杜佑通典帽門載管寧在家常着帛帽豈以帛為白乎然宋齊之間天子燕私多著白高帽或以白紗今所畫梁武帝像亦然蓋當時國子生亦服白紗巾晉人着白接離謝萬著白綸巾南齊桓崇祖白紗帽唐六典天子服有白紗帽杜詩光明白氎巾常念着白帽采薇青雲端白樂天詩云青筇竹杖白紗巾古之所以不忌者蓋喪服

皆用麻重而斬齊輕而功總皆麻也惟以升數多寡
精粗爲異耳自麻之外繒縞固不待言苧葛雖布屬
亦皆吉服縞帶紵衣昔人猶以爲贈何忌之有西
湖志餘云都城元夜街市婦女皆帶珠翠鬧蛾王梅
雪柳菩提葉燈毬銷金盒蟬貂袖項帕而衣尚白蓋
燈月所宜此乃一時之尚白云南史宋元嘉制諸
王入齋閣得白服裙帽見人主惟出太極四廂乃備
朝衣孝武與豫章王嶷同生相友睦宮內曲晏許依
元嘉嶷固辭不奉勅惟車駕幸第乃白服烏紗帽以

侍焉 創業起居注隋開皇初太原童謠云法律存
道德在白旗天子出東海常亦云白衣天子故隋主
恒服白衣每向江都擬于東海及唐帝起兵突厥遣
其柱國康鞘利等送馬千疋來太原交市仍許遣兵
送帝往西京多少惟命軍司以兵起甲子之日又符
讖尚白請建武王所執白旗以示突厥帝曰誅紂之
旗牧野臨時所仗未入西郊毋容預執宜兼絳雜半
續之諸軍稍旛皆倣此營壁城壘旛旗四合赤白相
映若花園 米元章畫史云韓長源字仲永收宣于

姜后免冠諫圖宣王白帽此六朝冠也 又葉助字
 天祐收蜀范瓊畫得梁武寫誌公圖一幅武帝白冠
 衣褐晉尚白宋齊梁陳習見不同各以所尚白皆白
 帽帝首叔季文物如此豈非餘分閏位乎 宣和畫
 譜朱溫盜竊神器多引瑞物為受命符唐王天下以
 土德繼土者金于是梁以金承之而色尚白所有郡
 縣至有以白烏白兔白鸚鵡白鹿為獻者 蒙邊備
 錄成吉思皇帝之儀衛建大純白旗以為識並無他
 旌幢 國王止建一
白旗九尾 中有黑月出師則張

豢虎豢龍

古之仙釋多有能豢虎豢龍彼蓋別有道術存焉符
 篆咒語靈通幻異或空諸所有窅窅不見有身而牙
 爪鱗角無所施或吾身之龍虎馴伏而在外之龍虎
 因之非偶然而致之也劉累之飲食二龍由其世業
 于梓人之檄召噬虎另有神威固不論已若撫之于
 幼小而至于雄壯仍飲食居處之如牛羊犬豕焉則
 真罕事也 陸粲庚巳篇云同年進士計宗道惟中
 柳州羅城人自言其高祖在洪武中為巡檢居一山

號計家嘗嘗出行得一巨卵如升持歸使鷄伏之百餘日乃產一物狀類蛇四足蒼色鱗甲遍體長不盈尺行則昂首聳身殆若獸走家人以米汁飲之數月漸大好飲生血每割割羊豕則取血啖之久而並馴狎計公行止蛇常隨之至呼之出蟠于榻旁以手摩之冷如冰鐵一家呼爲小龍傳聞外間多求觀者計心念日是且致口語爲吾家禍矣乃放之厩後溪中囑曰汝母憂飢吾每日當遣人飼之汝自今不得復出也還內蛇已隨至計叱曰汝不聽教令斬汝矣蛇

如解意俯首帖尾還潭中自是常以血置潭中輒奮起就食歲久大則踰丈一日有同官之子婦汲于潭婦衣紅蛇望見以爲血也捲而嚙之至死同官將以白上官計哀祈之且厚餽得解由是惡蛇欲斬之持刃至潭仍置血誘之出因斫之蛇驚匿而僅斷其尾尺餘自是不復出數年後一夕風雷暴作雲霧中有蒼龍自潭起長數百丈擎空而去家人皆指云小龍所化也鄭仲夔雋區云贛州郭老子山中收租佃人從密林中抱一小虎來形可猫大郭飼以猪肉小鴨

雛漸長大與郭馴伏不敢傷人未幾廣中一恠奴來俗呼番鬼一無所能但善食又能與虎子爲戲郭以虎付豢養而歸奴縱虎入山中食野獸日負大瓢盛生肉生飯入溪山擊柝虎跳嘯至與奴搏戲食肉而去如是者近十年虎不輕出山郭老將至虎卽于林莽中作吼聲佃者每以此卜郭來期後事聞于縣縣令異之命引虎來見虎馴擾郭老旁置松木檻檻之比晚郭出縣門虎咆哮嚙檻傷吏卒數人乃亟召郭老携歸郭仍令番奴驅虎入山不數日番奴逸去又

數日大雨虎隨郭老入空屋避雨梁墜壓虎死郭泣而葬之又數月郭老亦故郭氏家藏有豢虎冊詩歌千首郭孫咸和以萬歷戊子孝廉任海豐令云由二事觀之則知龍虎雖異類亦可以成習慣而人與同羣也人之同居共爨而生戈矛者何比比哉瀛涯勝覽所載榜葛刺國人以鐵索繫虎行市及人家則解索坐虎于庭裸而捕虎虎怒交撲仆虎數回乃已或手投入虎喉虎亦不傷之戲已仍繫之人家必啖虎以肉勞其人以錢瑯嬛記云紫龍涎者舜使虞

虎養一紫龍恒持燕炙示龍而不卽與食龍俯而垂涎以器盛之滿一合然後與食此則先劉累而參龍者矣 宛委餘編引吳炯云長安有龍戶見水卽知有龍或引出但如魷魚韓退之詩所云衙時龍戶集者也 拾遺記云冀州之西二萬里有孝養之國善養禽獸入海取虬龍育于圓室以供祭祀又南潯之國有洞穴陰源其下通地脉中有毛龍毛魚時蛻骨于曠澤之中魚龍同穴而處其國獻毛龍一雄一雌放置參龍之宮至夏代養龍不絕因以命族 成應

元事統云劉牧字子仁居南山野中植菓種蔬野人侮之多伐樹踐圃牧曰我不負人人何負我俄有二虎近其居焉見牧則搖尾牧曰汝來護我也虎輒俯首歷數年牧卒虎乃去 玉茗堂集曰予郡巴邱南百折山中有道士善檻虎兩函桁之以鐵中不通也左關等而開右以入虎懸機下焉餓之抽其桁出其爪牙楔而鋸之緝其舌已重餓之飼以一銖之肉而已久則羸然彈然始飼以飯一杯菜一盂未嘗不食也亦不復有一銖之肉矣以至童子皆得飼之已而

出諸囚都無雄心道士時與撲跌爲戲因而賣與人
守門以爲常率虎千錢大者千五百錢初猶驚動馬
牛後反見大牛而驚矣或時伸腰振首輒受呵叱已
不復爾常置庭中以爲客娛月須請道士診其口爪
鐫剔擾洗各有期道士死其業廢王穉登虎苑曰
孔公文招爲廣西按察使艤舟江口隣舟有占城人
進虎京師延公過舟虎在圈中毛色炳煥一番人能
馴虎開圈弄虎手探口中略無所損戲其足輒退縮
番人言虎惜爪距故也又呼其名長吼孔駭然而退

抱朴子使者甘宗所奏西域事云方士能神咒者
臨泉禹步吹氣龍卽浮出長十數丈更吹龍輒縮至
數寸乃掇取着壺中或有四五龍以少水養之聞有
早處便齋龍往賣一龍直金數十斤發壺中出一龍
着潭中復禹步吹之長十數丈須臾而雲雨四集
中朝故事云長安有豢龍戶觀水卽知龍色目有無
悉知之懿宗朝上言龍池中走失兩條往關東尋訪
于東都魏王池見之取而歸闕經華州時李訥爲華
州刺史訥父名建杓與白居易相善訥爲人正直聞

得龍來大以爲虛妄命就公府視之則于一小瓶子
中倒于盆內乃一細鯁魚也訥怒目曰何以爲驗其
人曰驗非難也請鑿穴寸許注水其間收鯁投水內
魚到水中相趁旋轉尾觸穴四隅隨觸而陷水亦暴
漲逡巡穴已數尺濶其人訥訥曰恐穴更廣卽難制
也遂搦入瓶中訥方奇之厚贈錢帛携歸輦下 玉
海云祥符三年五月二十八日召輔臣于崇政殿北
廊觀中使任文慶于茅山郭真人池中所獲龍長二
寸許極細鱗腹如玳瑁手中覆仰無懼帝作觀龍歌

復送茅山池中 碧里雜存云左傳龍見絳郊魏獻
子問于蔡墨墨曰昔有颺叔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
龍能求其嗜慾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蓄龍以服事
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能豢龍封諸鬲川鬲彘氏其
後也及有夏孔甲時擾于有帝帝賜之乘龍河漢雌
雄各一孔甲不能食而未獲豢龍氏其後劉累學擾
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
御龍以更豕韋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后饗
之旣而使求之而逃于晉縣范氏其後也常觀吾邑

有陳山龍湫之碑宋紹興元年大旱知縣李直養走
龍湫祀之俄有蜿蜒舉體金色見神座上直養迎揖
卽循左臂而上巾幘因置奩中以歸出四龍子如粟
闔境驚異閱三日大雨霑足乃置蜿蜒并子于石頃
之俱無所見詔進龍君廣惠淵靈侯龍復見于殿自
空而下其大如柱光彩奪目其答如響也 高皇帝
初起義禱于神祠有龍見神座 上卽以帽收之後
征友諒龍挾御舟西上 上親爲文記之則龍不難
致惟德斯應矣 尚書故實云牛相公僧儒鎮襄州

日以久旱祈禱無應有處士不記名姓衆云參龍者
公請致雨處士曰江漢間無龍獨一湫泊中有之黑
龍也強驅之必慮爲災難制公固命之果有大雨漢
水泛漲漂溺萬戶處士懼罪亦亡去 山堂肆考判
虎臺在鳳陽府定遠縣後相傳宋包拯爲縣令虎傷
人捕虎擊于臺前 虎苑云江西孫御史養一乳虎
甚馴着床屏間玩弄如意後虎漸大夫人歸寧扃虎
室中五日方還虎枵腹甚見夫人便作搏噬狀夫人
大驚命格殺之 又貴州僧結菴龍虎山下赴齋市

人家倩四僕肩輿以行至即從主人求密室置僕其
 內加扁鑰戒勿與食主人念僕遠來不當令枵腹俄
 聞咆哮走視之皆虎也驚悸竦爭來言僧但微笑齋
 罷啟鑰喚出依然僕也遂舉輿去蓋始以法拒致山
 中虎耳

龍食

南部新書云龍之性龕猛而畏蠟愛玉及空青而嗜
 燒鷲肉故食燕肉人不可渡海梁四公傳將燒燕五
 百枚以奉守珠之龍女者是也朝鮮志云朝鮮扶餘
 縣扶蘓山下有一恠石跨于江渚石上有龍攫之跡
 諺傳唐高時蘓定方伐百濟臨江欲渡忽風雨大作
 以白馬為餌釣得一龍須臾開霽遂渡師伐之故江
 曰白馬岩曰釣龍臺是龍既嗜燕肉又嗜白馬肉矣
 法苑云貞觀十八年汶水縣天雷震雲中落下一石

大如碓嘴脊高腹平縣丞張孝靜奏聞時有西域磨
伽佗菩提等長年師到西京頗推博識勅問之云是
龍食二龍相爭故下耳括地志云龍池之山四方高
中有池方七百里羣龍居之多五花樹羣龍食之去
會稽四萬五千里然則龍之所食又有此二種耶

城始于禹

秦惠王二十七年使張儀築成都城屢頽忽有大龜
浮于江至東子城東南而斃儀以問巫巫曰依龜築
之便就故名龜化城又秦時築城于武周塞內以備
胡城將成而崩者數焉有馬馳走周旋反覆父老異
之因依馬跡以築城城乃不崩遂名馬邑其故城今
在朔州晉懷帝永嘉中有韓媪者于野中見巨卵持
歸育之得嬰兒字曰擗兒方四歲劉淵築平陽城不
就募能城者擗兒應募因變為蛇令媪遺灰誌其後

謂媼曰憑灰築城城可立就竟如所言此皆出搜神
記中按吳越春秋云堯聽四岳之言用鯀修水鯀曰
帝遭天災厥黎不康乃築城以衛君造郭以守民此
城郭之始也博物志云處士東里槐責禹亂天下事
禹退作三城强者攻弱者守敵者戰城郭蓋禹始也
則築城所起爲鯀爲禹不可的考觀成都馬邑平陽
之城則知城始于禹而不始于鯀也洪範曰鯀湮洪
水汨陳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斃鯀
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夫

龍馬負圖靈龜負書皆因聖人而出今觀此三城之
成或以靈龜或以龍以馬則知城之法創于禹也明
矣 天中記云鶉觚縣者秦使太子扶蘇及蒙恬築
長城見此原水淺因欲築之以觚爵奠祭乃有鶉鳥
飛升觚上因名鶉觚之城魏文帝天統中立爲鶉觚
縣 南林纂要云舍涯有三城白沙城馬鞍城白鹿
城晉張魴作令有惠政白鹿群遊取一以獻之故以
爲名

體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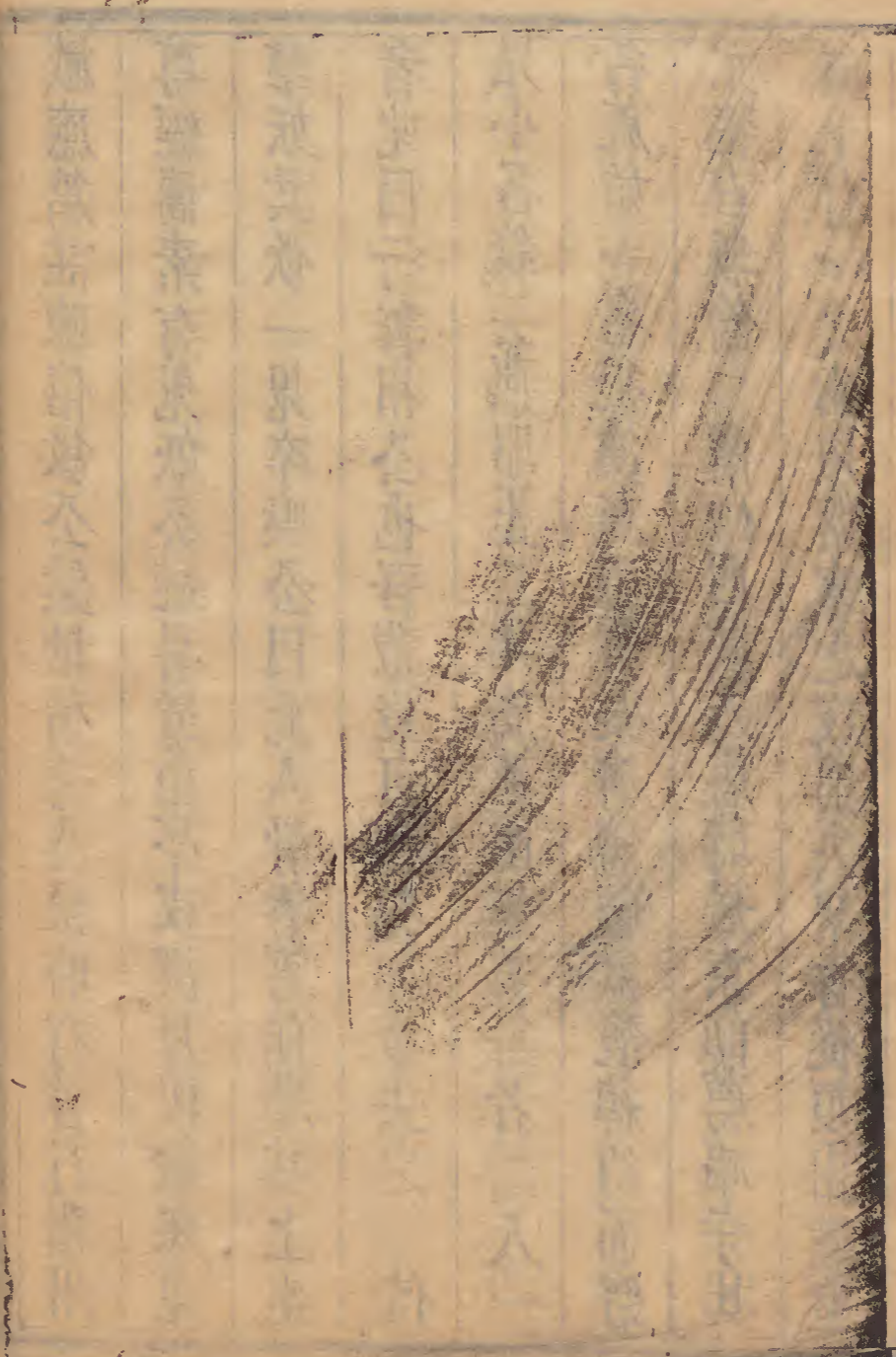
採蘭雜志云卓文君門中庭內有一井文君手汲則
甘香用以沐浴則滑澤鮮好他人汲之與常井等沐
浴亦不少異至今尚存卽文君井也 吳故宮有香
水溪俗云西施浴處人呼爲脂粉塘吳王宮人濯粧
于此溪上源至今馨香又西施舉體有異香每沐浴
竟宮人爭取其水積之甕瓮用松枝洒于帷幄滿室
俱香甕瓮中積久下有濁滓凝結如膏宮人取以晒
乾香踰于水謂之沉水製錦囊盛之佩于寶袿交趾

密香樹水沉者曰沉水亦因此借名 馬嵬坡上土
白如粉女人面有黑點者以土和粉洗之即除 蘭
待女子同種則香故名待女花出採蘭志無憂樹女
人觸之花方開出酉陽雜俎待女花宜男草是的對
也 開元天寶遺事云都下名妓楚蓮香者國香無
及每出則蜂蝶相隨慕其香 杜陽雜篇云瑤英之
母趙娟本岐王之妾後出爲薛氏之妻生瑤英而幼
以香啗之故肌香宛委餘篇云元載所幸薛瑤英肌
體自香 廣東志云廣州有花田縣彌望皆植素馨

花南征錄云南漢主劉隱時美人死葬于此至今花
香異于他處或云隱之女 洞冥記云漢武帝所幸
宮人麗娟年十四玉膚柔輒吹氣如蘭娟身體輕弱
不欲衣纓拂之恐傷爲痕 開寶遺事云楊貴妃每
至夏月常衣輕綃使侍兒交扇鼓風猶不解其熱每
有汗出紅膩而多香或拭之于巾帕上其色如桃花
也 趙飛燕外傳成帝私語樊嬃曰后雖有異香不
若婕妤體自香也 奚囊橘袖云女香草甚繁纘婦
女佩之則香聞數里男子佩之則臭昔海上有丈夫

拾得此香嫌其臭棄之有女子拾去其人跡之香甚
欲奪之女子疾走其人逐之不及乃止語曰欲知女
子強轉臭得成香 法喜志云歐陽文忠公居潁州
時有妓盧媚兒姿貌端秀口中時作蓮花香散越滿
座人咸異之適有僧自蜀中來能洞人三生事公以
語之僧云此女前身爲尼誦法華經三十年一念之
誤遂至于此公領之後遇妓問之曾讀法華經否曰
某失身來所不暇也公取是經示之一覽輒誦如素
習者易以他經則不能也公益信修種之言不妄

感應篇註陳僖敏公鑑世積德公微時有善行蘓州
尊經閣素有鬼妖公避暑道山亭夜深月朗微寐見
羣妖共飲一鬼卒喚公曰此人骨香可作脯其上坐
者叱曰行善相公也吾輩豈可相犯卽散去之 侍
兒小名錄云燕昭王二年廣延國進善舞者二人一
名旋娟一名提漢並玉質凝膚體輕氣馥綽約而窈
窕絕古無倫 僧伽西域人唐時居京師薦福寺其
頂上有一穴常以絮窒之夜則去絮香從頂出滿室
靡常馥郁及曉香還頂上仍以絮窒之



藥似人物

沈份續仙傳朱孺子幼事道士王元正居大箬岩一日汲溪上見二花犬相趁因遂之入枸杞叢下而沒掘之得枸杞根形如二犬堅如石煮食之味極甘香忽覺身輕飛于山峯上須臾雲起擁之而去元正食其餘根因得不死遂號童子峯 浩然齋日抄云宋徽宗時順州築城得枸杞于土中其形如獒狀馳獻闕下 墨莊漫錄云昔與希真遊衡山朱陵洞天過古蘭若基野客留宿庵下有聞類狗吠希真謂此非

人境安得有是客笑曰岩腹枸杞生而酷似此其音也 隋書五行志云高祖時上黨有人宅後每夜有人呼聲求之不得去宅一里所但見人參一本枝葉峻茂因掘取之其根五尺餘具體人狀 神仙感遇傳云維揚十友者皆家產粗豐慕元好道約爲兄弟酒食相娛始一家而周十室忽一老叟敝衣羸弱亦着麻衣領十人來以造其會衆旣適情不加斥逐一日言曰十人置晏子皆得預亦願力爲一席以答厚情訂期相引徐步詣東塘郊外草莽中茅屋兩三間

傾側欲仆有丐者數輩在焉蓬髮穢陋叟令諸丐掃除舍下陳列籩條營席環坐日已旰矣咸有饑色各以醢醢竹筴置于客前逡巡數輩共舉一巨板如案長四五尺設于席中以油靶幕之旣撤油帕氣燻燻然久而視之乃是蒸一童子可十數歲已糜爛矣耳目手足半已墮落叟揖讓勸勉衆多托以飫飽亦有憤忿逃去都無肯食叟縱食餐啖似有盈味食之不盡卽命諸丐持去令盡食因曰此千歲人參頗難一遇感諸公延遇之恩聊欲相報且食之者白日昇天

衆既不食其命也夫衆悔謝不及叟促問諸丐令食
訖卽來俄而丐者化爲青童玉女幡蓋導從一時昇
天十友剝心追求竟莫能見按本草云人參年深浸
漸長成者根如人形有神故謂之人淺亦浸漸之義
晉書石勒所居北原山其草木皆有鐵騎象家園生
人參花葉特茂異悉成人形 異苑云人參一名土
精生上黨者佳人形皆具能作兒啼昔有人掘之下
鏹便聞土中呻吟聲尋音而取果得人參 稽神錄
云豫章逆旅梅氏頗濟惠行旅僧道投止皆不求直

恒有一道士衣服藍縷求止其家梅厚待之一日謂
梅曰吾明日當設齋從君求新瓷碗二十事及七筯
君亦宜來會可于天寶洞前訪陳師也梅翌日詣洞
前問其村人莫知其處偶得一小逕甚明靜試尋之
果得一院有青衣童應門問之乃陳之居也旣入見
道士衣冠華潔延坐命具食乃熟蒸一嬰兒梅懼不
食良久又進一蒸犬子梅亦不食道士嘆息命取昨
所得碗贈客視之乃金碗也謂梅曰子善人也雖然
不得仙于歲人參枸杞皆不肯食乃分也謝而遣之

曰此而後不可復繼見矣 宣室志云天寶中有趙生者兄弟數人俱以進士明經入仕獨生性魯鈍雖讀書不能分句詳義常與兄弟友生會晏盈座朱綠獨生白衣甚爲慙恚一日棄家遁入晉陽山携笈書百餘編誦習不輟然力愈勤而功愈少生愈憂憤終不易其志旬餘忽有翁衣褐來造之謂生日吾子志甚堅幸一謁老夫亦能有補因徵其所止翁曰吾段氏子家于山西大木之下言訖忽無所見生怪之逕往山西尋其跡果有椴樹蕃茂生日豈非段氏子乎

因持鋪發其下得人參長尺餘甚肖所遇翁之貌生日吾聞人參能爲怪者可愈疾遂淪而食之自是醒然明悟目所覽書盡能窮奧後歲以明經及第歷官數任

史記云其下有茯苓上有菟絲所謂茯苓者在菟絲之下狀似飛鳥之形新雨已天清靜無風以夜稍菟絲去之卽以篝燭此地燭之火滅卽記其處以新布四丈環置之明卽掘取之入四尺至七尺得矣過七尺不可得茯苓者千歲松根也食之不死 雲笈七

籤云麻姑宣城人遇老君示以禳除災厄法姑方妙
齡嘗與嫂出山中嫂訝其遲答云適遇女童共戲水
旁其來其去莫知所之嫂曰再來則以緋線綴其衣
他日如教因踵其後至一大松下忽不見但遺緋線
于地掘之得茯苓若嬰兒狀嫂烹之適有故他往姑
輒自嘗之就飲其汁殆盡自此得仙 集仙錄云楊
正見者眉州通義縣民楊寵之女幼尚清通歸同郡
王生因會客市魚使正見爲膾正見憐魚之生盆中
戲弄之竟不忍殺舅姑促責食遲正見懼竄于隣里

行野逕中數十里出一山舍有女冠焉以其由白之
女冠曰子有好生之心可以教也山舍在滿江縣主
簿化側其居無水常使正見汲澗泉女冠素不食爲
正見故時出山外求糧以膳之如此數年正見于泉
所見一小兒潔白可愛以白女冠女冠曰若復見必
抱兒逕來後果抱歸漸近舍兒已殭矣視之如草木
之根重數斤女冠知是靈藥命潔甌蒸之會山中糧
盡女冠出山求糧付柴三束曰甌中之物盡此三束
柴止火可也勿輒視之女冠出山期一夕而回此夕

大風雨山水溢道阻十日不歸正見飢甚聞甌中物
香竊食之數日俱盡女冠歸聞之嘆曰神仙固有定
分吾師嘗云此山有人形茯苓得食之者白日昇天
吾伺之二十年矣汝今遇之自此正見容狀益異光
彩射人衆仙時降其室歲餘遂白日昇天羣芳譜云
採茯苓以似鳥獸形者爲佳 陶隱居曰茯苓大者
如三四升器形如鳥獸龜鱉者良王微茯苓贊云皓
苓下居形絲上蒼中狀雞鳧其容龜蔡 金陵記云
方山有野人見一使者異服牽一白犬野人問居何

地答曰居偃蓋山隨至古松下而沒松形果如蓋意
使者乃松精犬乃茯苓也玉策記曰千歲松四邊枝
起上杪不長如偃蓋其精化爲青人青牛青羊青犬
伏龜壽皆千歲 抱朴子云三千歲松樹皮中有聚
芝如龍形名飛節芝 博物志云名山生神芝不死
之草上芝爲車馬中芝爲人形下芝爲六畜

本草云猪腰子生柳州蔓生結莢內子大若猪之肉
腎狀酷似長三四寸色紫肉堅治瘡毒研細酒服一
二錢并塗之 李時珍云蜘蛛香出蜀西茂州松潘

山中草根黑色有粗鬚狀如蜘蛛 羣芳譜昔有獵
于中條山見白犬入地掘得一草根携歸植之明年
花開乃芍藥故謂芍藥爲白犬 又東平城南許司
馬後圃薔薇花太繁欲分于別地栽種掘得一石如
鷄五色燦然遂呼薔薇爲玉雞苗 埤雅商陸根如
蘆葍而長如人形者有神雲笈七籤三月採商陸如
人形者製酒服令人不老 齊民月令何首烏內有
珍品者形如鳥獸山石人物形像服之成仙 海墨
微言僧普寂好菖蒲種成獅子鸞鳳仙人之狀

清異錄云潛山產善朮以其盤結醜怪有獸之形因
號爲獅子朮

陝西各勝志云祁連山在張掖酒泉二郡界上有仙
樹人形山中飢渴者食之則飽不得持去

彙堅志云萍鄉縣興教寺後有徐仙亭古老相傳初
有徐君房居此地每日見黃犬往來頗異之訪其主
無能知者遂誘而烹之蓋黃精也因而仙去

聞奇錄云賈人張宏行至華嶽廟前忽憊憤前進不
可繫馬于一金荆樹而酣睡馬驚拽出樹根而走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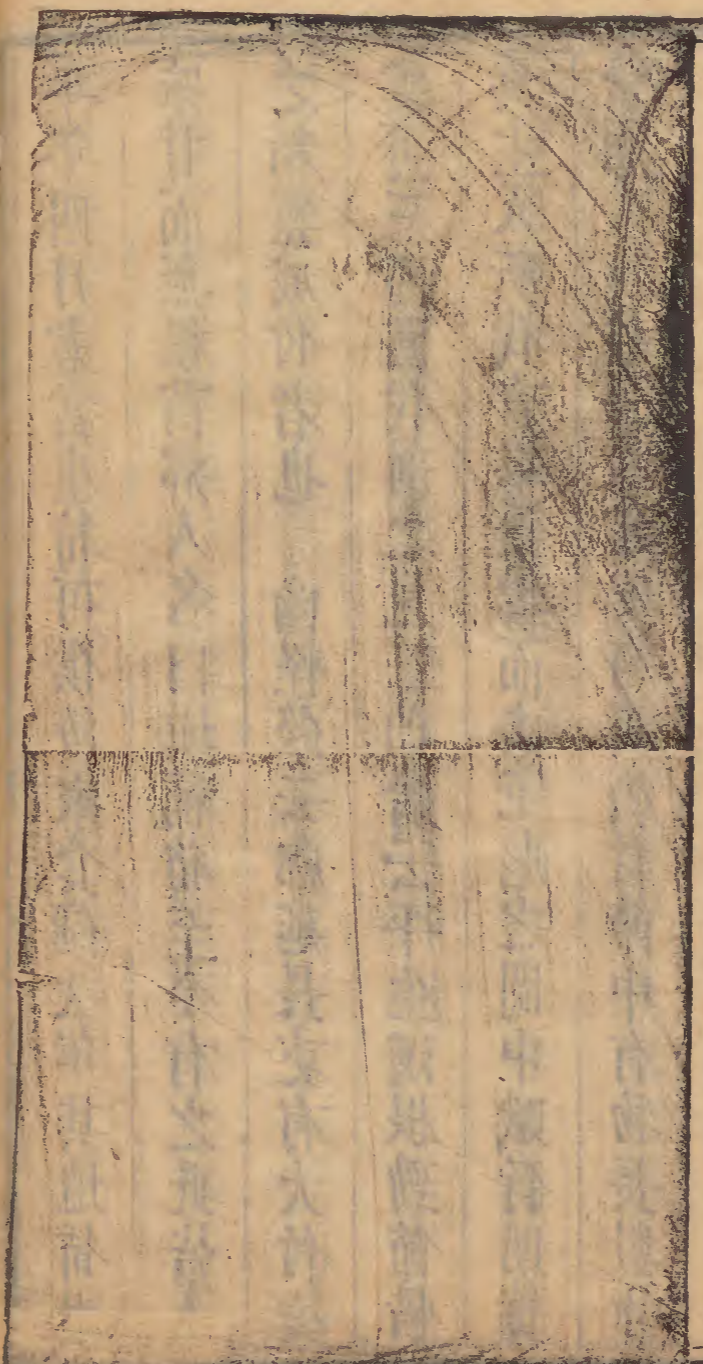
逐而及之樹根形如獅子毛爪眼耳足尾無不悉具
乃于華陰縣求木工修之爲一枕獻于廟守廟者常
以櫃鎖之行人闢者賂守廟者百錢始獲一見
唐武德四年益州獻芝草如人狀 貞觀十七年皇
太子寢室中產素芝十四莖並如龍鳳之形 天寶
初臨川郡人李佳徭屋柱生芝草狀如天尊像 羣
芳譜謝幼貞嗜菌庭中忽生一菌狀若飛禽沈子王
曰此飛禽芝以處女中單覆之則活煮食可數百歲
謝入室取中單有隣女乞火跨之翩然飛去

人之精靈成竹

吳僧贊寧筍譜云涪陵相思山有桃竹昔有童子
崖下吹竹神女見悅之投以桃竹釵童子報之以簾
今桃枝與竹皆生崖畔因號崖爲相思 博物志云
舜崩蒼梧之野二妃淚下染竹成斑妃後爲湘水神
故號湘妃竹 戴凱之竹譜云禹殺共工相繇二臣
膏流爲水其處腥臊不植五穀禹三湮皆沮尋竹生
焉在崑崙之北南岳之山 元劉美之續竹譜云越
王竹根生石上細荻高丈餘以其青色者用爲竹箒

越王棄餘筭而生焉。高僧傳云釋惠遠使鬼神號
辟蛇行者捻廬山之竹成匾出筭便匾名匾竹。越
志云甌堯祖師禪修越崢山偶歸家嫂具筭肉食之
師吐筭肉于地後生成鬼捻竹歪縛多態狀焉。外
紀云蘓東坡于富川嘗以餘墨洒竹上而枝葉皆有
墨痕所生新竹皆然。寧波志云葛仙翁煉丹于定
海靈峰植竹筭化爲竹而方斑竹甚佳土人裁爲筭
甚妙。藝堅續志云吉安有魏夫人壇夫人煉丹時
有村姬屢以茶獻夫人感其意遂拔簪插于籬下曰
年年四月盡當生筭可供汝家食饌次年其地筭生
味甘而無根苗鄉人名曰填補筭至今有之此皆人
之精靈成竹者也。幽怪錄云鄜延長吏有大竹凌
雲可三四圍伐剖之見二仙翁云平生深根勁節惜
爲主人所伐言畢乘雲而去王彪之閩中賦竹則筭
筭涵人桃枝育蟲建安有筭筭竹節中有物長數寸
正似人形俗謂之竹人時有得者育蟲謂竹魍等耳
異苑云太元中汝南人入山伐木見一竹蛇形已
成其上枝葉如故吳郡桐廬人少嘗伐除遺竹一竹

竿雉頭頸盡就蛇身猶未變乃竹化蛇蛇爲雉耳此
又竹之精靈爲人爲物也



桂菊之性喜清涼

癸辛雜志云馬勝藝花如藝粟橐駝之枝名天下凡
花之早放者名曰堂花其法以紙飾密室鑿地作坎
種竹置花其上糞土以牛溲硫黃盡培漑之法然後
覓沸湯于坎中少俟湯氣薰蒸則扇之以微風盎然
盛春融淑之氣經宿前花放矣若牡丹桃梅之類無
不然獨桂花則反是蓋桂必涼而後放當置之石洞
巖竇間暑氣不到處鼓以涼風養以清氣竟日乃開
耳 羣芳譜云桂花時移栽高阜半日半陰處臘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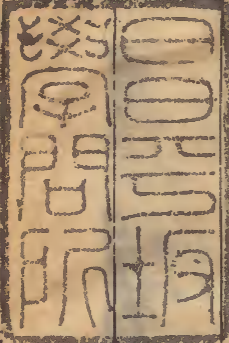
高壅于根則來年不灌自發其喜清涼可知也 蘓
東坡云北方菊花隨秋之早晚獨嶺南不然至冬乃
盛發嶺南地燠百卉造作無時而菊獨後開考其理
菊性介烈不與百卉並盛衰須霜降乃發嶺南常以
冬至微霜故也其天姿高潔如此宜其通仙靈矣吾
在海南藝菊九畹以十一月望與客泛菊作重九遊
齋閒覽云南方花發較北地常先一月獨菊花開最
遲菊性宜冷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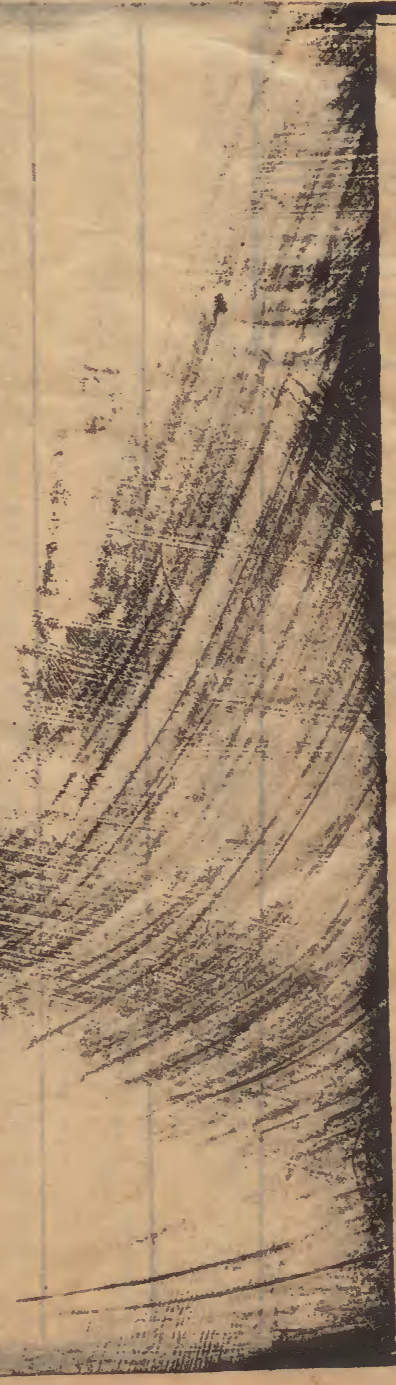
桐

東坡云凡木本實而末虛惟桐反是試取小枝削之
皆堅實如蠟而其本皆中虛空故世所以貴孫枝者
貴其寔也實故絲中有木聲 宛委餘篇引趙希鵠
云古琴有陰陽二材桐木面陽日照者爲陽不面日
爲陰以新桐木驗之陽必浮陰必沉陽材琴且濁而
暮清晴濁而雨清陰材琴且清而暮濁晴清而雨濁
夢溪筆談云琴雖用桐然須多年木性都盡聲始
發越予曾見唐初路氏琴木皆枯朽殆不勝指而其

音愈清又聞琴不百年則桐之生意不盡緩急清濁
恒與雨暘寒暑相應 採蘭雜誌云雷威作琴不必
皆桐遇大風雪中獨往峨眉酣飲着簑笠入溪松中
聽其聲連延悠颺者伐之斲以爲琴妙過于桐有最
愛重者以松雪名之 尺牘新語張又新云木質桐
疎而梓密琴之音下徹于桐至梓而復故其聲清堅
而疏越是琴非梓不爲功也而古來之名琴者但曰
絲桐物固有身其功而辭其名者 天中記錢忠懿
王能琴遣使物色良琴使者至天台宿山寺聞瀑布

聲止在簷外晨起視之瀑布下淙石處正對一屋柱
而且向日私念曰若是桐木則良琴在是矣削之果
桐也卽賂寺僧取陽面一琴材以聞乞俟一年斲之
旣成獻忠懿一曰洗凡一曰清絕遂爲曠代之寶





Vertical columns of faint Japanese text,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